

泥土 脚印

(续编)

范用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泥土 脚印

(续编)

范用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泥土. 脚印: 续编 / 范用著. —2 版.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8. 11
ISBN 978-7-108-03051-1

I. 泥… II. 范…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5190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168 毫米 1 / 32 印张 8

字 数 138 千字

印 数 5,001 — 9,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作者的话

我不善于写作。偶尔写点怀旧文字，怀念故乡，怀念母校，怀念同学师友。我是用真情实感写的。

我的那本《我爱穆源》，承冰心先生题词：“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这一本我从巴金先生题词取了“泥土”、“脚印”几个字作为书名。我也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脚印里。

二〇〇二年十月



范用在家中

目录

1	难忘一九三八
5	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
9	五十年前
12	回忆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
19	在孤岛上海出版的三部名著
25	第一本书
32	少年读者知多少
	——商务印书馆百年感言
35	“回家感觉真好”
38	乡里故人
43	在母校唱国歌升国旗
	——给穆源小学小朋友的信
46	火中的凤凰——《牧园》颂
49	海上旧梦
52	为了抗日救亡——忆儿童剧社

55	最忆儿时吃食
57	花生·豆腐·蚕豆·茶
65	喝酒
67	我爱唱歌
70	茶馆
73	我与“阎王殿”
78	给毛主席买书
81	读杂书
83	得书日志
88	漫画家的赠书赠画
95	书香处处
99	诗人的题签
102	开天窗
105	谈文学书籍装帧和插图
109	书话集装帧——致秀州书局
112	风景这边独好 ——钟芳玲的《书店风景》
119	《时代漫画》选印本前言
122	《抗战漫画》重印本前言
124	“我热爱中国”——《西行漫记》重印本前言
128	《买书琐记》前言

130	《爱看书的广告》编者的话
133	《我很丑也不温柔——漫画范用》编者的话
135	我的读书观
137	《读书》三百期
142	《新华文萃》——《新华文摘》
145	关于《生活周刊》——致董秀玉
147	喜见《三联生活周刊》出版二百期
149	将军
153	“不朽之光荣”——缅怀公朴先生
157	要是韬奋今天还活着
159	恩师洛峰
163	永远怀念雪寒先生
165	聂耳永生
169	王敬先
172	郑超麟及其回忆录
	附录 郑超麟老人最后一封信(罗孚)
180	感谢巴老
183	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189	苦乐本相通 生涯似梦中——悼祖光忆凤霞
194	《天蓝的生活》的归来——怀念罗荪先生
198	根在祖国——我认识的李黎

202	读《程门立雪忆胡绳》
205	《傅雷家书》的出版
210	难以忘怀
213	躲过了被划为“右派”
215	中央电视台《大家》访谈
240	附录 咸宁批判
248	范用编著书目

难忘一九三八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开火，神圣的抗战开始。但很快中国军队就溃败西撤，敌人逼近镇江——我的家乡。

这一年，我刚考进中学，刚拿到老师发给的一摞新课本，我一一包上书皮，很兴奋。而且住读，校舍是新建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

九月中旬，消息传来，日军逼近苏州。镇江与苏州相隔不过几站，住校学生一哄而散，都回家了。

我家只有母亲和外婆两人，我是独苗，一定得保住，外婆拿出八块银元，叫我上汉口投靠舅公。

舅公在汉口会文堂书局当经理，他和外婆感情甚笃，当然收留我，亲切照顾。

十分幸运的是，从上海搬来汉口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租用会文堂书局二楼办公，我每天吃完饭都到出版社去玩，吸引

我的是，出版社有很多可看的书，还有杂志。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除经理黄洛峰和方国钧、孙家林三位年纪较长，其余六七人都是青年人。

不知为什么，黄洛峰很喜欢我这个十五岁的孩子，一见我就放下工作，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后来同事开我的玩笑，说我好像是黄经理的儿子。

黄先生用印书的纸边钉了个本子，教我练习写字，他说在出版社工作，要把字写好。到现在我写字都规规矩矩，笔画清楚。

第二年，一九三八年开春，舅公一病不起，舅婆只好回浙江老家。走之前，她买了一篮鸡蛋，把我托付给黄先生（出版社的人都这么叫他）。从此我成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名工作人员，当练习生。

现在还可以在一张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人员在会文堂书局门口拍摄的照片上看到那个个儿最矮的就是我，站在我左边的是赵子诚（刘大明），第二年，一九三九年，他成为我入党介绍人。

第一个月，我拿到八块钱工资，我想，如果外婆和妈妈知道了会多么高兴，伏星（我的小名）会挣钱了。可是此刻她们在哪里？怎么逃过日本鬼子烧杀？还在镇江吗？还是躲到

乡下去了？

那时候，一个月伙食费是六块钱，余下两块钱，万国钧先生出差去广州，用这两块钱给我买了件开领汗衫（网球衫）和一双力士鞋，这在那张照片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在出版社的工作，先是打包、跑邮局、送信，后来当收发、登记来信。我犯过一个错误，挪用读者寄来买书的邮票，给同事陆量才（家瑞）发现。他把我拉到一旁批评了我。以后，牢记这一教训，再也没有犯过错误。

在武汉，是国共合作蜜月时期，汉口有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发行的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汉口出版，《群众》周刊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发行。

一些从延安出来去江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首长，或者从江南去延安经过武汉的同志，好多都到读书生活出版社。我见到的有罗炳辉将军和彭雪枫将军，我写过一篇题为《将军》的文章记叙他们。

作家周立波，过去在上海和黄洛峰是国民党监狱中的难友，他在读书生活出版社搭伙，每天都来，还有一位作家舒群住在读书生活出版社亭子间编《战地》杂志，也在出版社搭伙。他们两人也很喜欢我这个孩子。

立波有一本稿子《晋察区边区印象记》在读书生活出版社

出版，其中照片插图的说明文字，他不要排铅字，要我写了制版印出，我写了。看到自己写的字印在书上，高兴极了。

《新华日报》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亲如一家，因此我认识了《新华日报》好多位先生，如潘梓年、许涤新、章汉夫、吴敏、徐君曼等。《新华日报》开完会，请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伙参加，还要出节目，我登台唱《卖梨膏糖》，边唱边向下撒糖果，每个糖果里有一张抗日口号，大家振臂高呼，这情景我到今天都记得。那时有两个小范，男的是我，女的是范元甄，她唱《丈夫去当兵》。范元甄后来去了延安。这个人后来变了，她的女儿李南央写了本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一九三八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党收留了我，教我学会做事做人，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试想，如果当年不是外婆叫我出外逃难，到汉口投靠舅公，如果舅公所在的会文堂书局二楼不是租给读书生活出版社办公，我到读书生活出版社当练习生，参加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而是留在日寇攻陷的镇江当顺民，只能学生意，做个小商人。

说人生会有机遇，这就是机遇，可遇不可求。我是幸运儿。

难忘的一九三八年！

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

五月二十五日，值得纪念的日子。五十四年前，一九四九年这一天，上海宣告解放。

我于一九四六年由重庆调到上海工作。第二年一九四七年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上海政治形势日益恶化，国民党特务狂捕滥杀，白色恐怖达于极点。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出版社不能在上海活动，在报上刊登启事迁往香港，部分工作人员转入地下。我奉命留守上海，除了料理出版社未了事宜，同时接受组织上交付的任务，迎接上海解放。

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之一，是调查官方书店、印刷厂，尽可能详细，甚至包括这些机构负责人住址及电话，写成材料，交组织上转送丹阳第三野战军，印成手册，以便于接管。

这件工作得到一位朋友陶汝良的帮助。他是我们党的老朋友，参加过一九二七—二九年大革命，当时在福州路中国印书馆任职。这家印书馆与国民党中统局有关。在这样的环境下，陶汝良多方面地帮助我们。我党在国统区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迁往香港，每期寄纸型到上海，即通过陶汝良的关系找印刷厂印刷。有些书稿，由中国印书馆排版，把原稿中的“毛泽东”排成“王泽东”，付印时再把纸型上的“王”字挖改为“毛”字。这些都是陶汝良冒着危险做的。可以说，在国统区我们党很多工作都是运用各种社会关系，依靠许多朋友才能完成的。

组织上交付的另一任务，是寄发警告信给官方书店、印刷厂的负责人，要他们保护好资产设备，不得转移破坏。这件工作是和许觉民、董顺华一起做的。上海解放后接管时，这些机构有的负责人拿出警告信说：信早收到，遵命照办了。

我还参与了一些策反和情报工作。淮海战役时，蒋军兵团司令黄维的太太在上海，有一位牙科医生刘任涛愿意介绍我找黄维太太，要她动员黄维率部起义。刘任涛和黄维都是留德的，一学医一学炮兵。此事正在进行时黄维兵团已被我歼灭。黄维太太于解放后安排在上海文史馆做资料工作，黄

维甚为感激。情报工作，王默馨介绍上海警备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潘刚德，提供有关防守上海的部署，包括吴淞口地区工事布置、上海兵力防御部署、沪宁溃退的残军交警总队、一二三军接防七十五军，以及其他有关军事情报。交付情报的地点在上海市政府对面汉密顿大楼的一个写字间。解放后当年参与此事的方学武告诉我，这些情报对攻打上海起了作用。情报显示浦东地区防御薄弱，即由此攻入上海。“文革”期间，潘刚德所在单位外调找我了解情况，我为潘刚德写了证明材料。这样的朋友，我们不应当忘记。

我还参与编印地下刊物，不是组织交的任务，是帮朋友的忙。当时戴文葆介绍我隐居在横浜桥海军月刊社，社长郭寿生也是我们党的老朋友。原在《文汇报》工作的陈尚藩和几位朋友自己掏钱买了短波收音机和手摇钟灵油印机，出版一份油印刊物，传播邯郸新华社消息。他们将稿子交我刻写蜡纸，拿到山东路一家皮箱店楼上油印数百份秘密散发。刊物的名字是我起的，一期叫《北方》，一期叫《方向》。其中有毛泽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一九九七年陈尚藩病故，《文汇报》在讣告中说这份油印刊物，“在小范围代替被迫停刊的《文汇报》，起到传播解放战争的真实消息和党的声音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夜晚，我在晒台上看到浦东方向火光烛天，传来隆隆炮声。我非常兴奋，天要亮了！早上醒来，到弄堂口一看，人行道上睡着许多解放军，立即约了吉少甫去北四川路邮局，那里有香港三联书店早就寄来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纸型。存而不取，以待解放。经过茂名路时，十三层楼（旧锦江饭店）上还有残敌打枪。四川路上桥上还躺着许多蒋军尸体。

纸型取到后，迅速印刷，即在各书店发售，供应读者。

这一天，我到西藏路东方饭店报到，领到两套解放军军服和军管会臂章、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我成了一名文职军人。至今我还保留着这枚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之章，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佩用第文字一一〇”的胸章，作为纪念。

（原载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九日）